

钱眼识人

## 虚无的家族荣耀共情

音乐人窦唯,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被遗忘的。最近,随着女儿窦靖童在某档音综上翻唱时代名曲《Don't break my heart》,亲妹妹窦颖在台下担任和声,他的名字再次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方式成为短视频里不断被解读、寄托情怀的符号,依然是几板斧,年轻时的不羁颜值,婚后的蠢蠢欲动,与天断崖式情逝,中年之后的神隐……

女儿窦靖童成为关于他的传奇最后的见证者,也是收官者。也只能有她,在这个数据时代将所有浪漫、理想主义连同难以言说,家庭成员之间的尴尬消融,转为真实的燃料,点燃这个老牌音综的话题池。目前,有一个非常浪漫化的描述就是窦靖童用母亲的声线去唱父亲的成名曲,而且不用考虑版权问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仔细全网盘一盘,在历年音综里到底有多少人唱过这首歌,可见版权费几乎从来不是障碍,就在窦靖童翻唱不久,李宇春在另一档音综里也演绎了自己的版本。所以,音综舞台用最好的灯光,最好的音响包括背后的预算,就是要去造新的“巨梦”,黏合最大公约数的受众,喜欢王菲的,喜欢窦唯的,喜欢窦靖童,哪怕单纯喜欢这首歌,还保留着青春期残梦的人,这是精算过的加法。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年轻,这句话是正确但有舞台效果的废话。尽管如果以第三视角来看,看音综的主流受众既没有经历过1994年的摇滚风潮,哪怕亲自在红磡体育馆感受热浪,也只是通过报刊、杂志、网站娱乐频道追过这个家庭家庭成员与相关人等的出出进进,所有的料都是旧梗;而更年轻的观众其实又怎么可能与手握顶级资源的窦靖童共情呢?综艺节目的魅力就是制造虚无的共情,在明星的特例问题中找到大众的痛点。窦靖童的商业公式,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先前的时代密码:终其一生我们摆脱不了原生家庭,倒不如与它和解,从中汲取

资源,这是很当下的生存智慧。

我们在以王菲、窦唯还有窦靖童为三角核心的家族传奇中得到了什么。

仔细想来,恐怕就是一种隐晦、隐秘的慕强心理,这是人性,也是中性的评价。只不过这种心理被娱乐化包装成一种表面、肤浅的即时情绪分享,有人兴奋,有人流泪,还有人幻想。

本质上,这个“家族”结合了在其他慕强版本中的核心要素。我们渴望不考虑现实条件的爱情,有钱花,不用所谓关系舒服,王菲和谢霆锋做到了。我们渴望自己踏入社会即巅峰,还有才华傍身,配得所有人脉和资源,窦靖童做到了。我们渴望哪怕潦倒,哪怕落寞,哪怕输出影响有限,昔日荣耀是好眠的床榻,窦唯做到了。我们渴望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不用大动干戈,哪怕吝于表达,就有人拿着机会、资源上门求合作,求赋能,这个家族品牌也做到了。当我们已经无法否认他们的特立独行是时代、环境、行业、个人作为等等因素综合而成的特例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臣服,无限将他们视为一个时代一代人理想情怀最好的样子。最近有一个词,是“奥德赛时期”,大意是一个人经历漫长、充满探索、漂泊不定的阶段。在奥德赛时期,当个体觉得疲惫、无解,有了暂时抽离和逃避的念头,我们渴望神力结束漂流,赶紧上岸,因为偶像传奇是很有诱惑力的海妖歌声。我们在窦靖童身上缓解了对于原生家庭的遗憾,在王菲身上缓解了对于人际关系的焦虑,而在窦唯身上缓解了对于社会身份的压力,他们提供得很好,很持久,但不能釜底抽薪,真正解决个体问题。

钱德勒  
媒体人

花言哨语

## 奚梦瑶和何猷君的婚礼是无言的回答

再次体会到社交媒体的无微不至和无孔不入,对于很久不看名利场新闻的我,它是这样告诉我奚梦瑶和何猷君的婚礼新闻的,因为它判断出我很喜欢摄影,就把奚梦瑶婚礼请了摄影师何塞·比利亚(Jose Villa)担任婚礼摄影的消息推给了我,并普及了一下这位摄影师的生平,我也由此知道了这场婚礼的消息。

两个人在2019年就求婚成功,并成了法律上的夫妻,但紧接着何猷君去世,三年守孝期不能办婚礼,三年过去,好像又有点迫不及待,而且世界上大事不断,也给人一种不够雨净风恬之感,那就不妨再等等。所以,七年后的婚礼主题是“承诺如约而至”,有一锤定音之感。七年时间,也足够平息一些疑问,一些争议,一些观望了。

于是,婚礼来了,地点定在法国圣米歇尔山修道院,是这个修道院第一次作为婚礼主场地出现,在这里举办婚礼,也非常考验实力,打通天线要到这个场地,以及现场的布置组织,宾客的接送,都是一场浩大的工程。但办婚礼的人,分明又是客人,来来去去都不带走什么。平原上的绿草,淡金色的光线,也都是在考量之内的,整个婚礼的画风,就像一种无言的回答,干净的、安静的、素淡的、天高地阔的,处处用了心,处处留有一点毛刺,不至于太过光滑。

整个婚礼的宾客构成,则是精密权衡的结果,地点选在远

离家乡的地方——虽然对于他们来说,到处都足够担任家乡,但家乡毕竟是家乡,有关系万千里,有无数眼光和耳语,事前事后都要被人一帧一帧去评说,而这样一个古老的遗址,却不存在这些问题,这是个经典的“第三地”,暂时离开世俗的关系,暂时脱离了以往的评价体系,可以专心地以婚礼本身为主,宾客也以兄弟姐妹和朋友为主,“大房二房三房四房”这种封建社会的字眼得以避免,也就不需要大家进行分析审阅,关注点都转到了别的地方。

何塞·比利亚的摄影就是为定格这种画风而来的。作为美国的顶级婚礼摄影师,何塞·比利亚的摄影作品的确与众不同,他主要使用胶片拍摄,会更多利用自然场景和自然光线,虽然是纪实路线,但场景干净凝重,有非常明确的观念和叙事线,高度考验甲方的审美鉴赏能力。但也因此成为名利场的顶级摄影师,“最奢侈的18场婚礼”榜单上,他占据四席,贾斯汀·比伯与海莉·帕丽斯·希尔顿的婚礼,都是由他掌镜。他也很克制,也唯有克制,才能维护客户的水平,所以每年只接20场婚礼,并需要提前一年预约。邀请他的团队拍摄一场婚礼,需要付出10万美金,团队的交通和机酒另算。

已经很久没有在媒体上看到华人的名利场婚礼了。大概在2010年前后,名利场婚礼是各方联动的大事,往往要耗费大量的注意力资源,那正是娱乐圈的黄金时代,电影“黄金十

年”启动前后,同时也是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尾声,这种盛大婚礼,是婚礼主人的需要,娱乐业和传媒业的需要,它也是时代叙事的需要,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心理的需要。这种时代心理,直到十年和十五年后,才慢慢显影,并且呈现出它的意义。那一场场婚礼,定格一个年份,给那个年份增添了一个标记,涂抹了一种颜色,让婚姻这个本应通向庸常的事物,多了点神话语色彩。

十年和十五年后,这种盛大婚礼逐渐退出公众视野,也是时代叙事和时代心理的需要。明星的婚礼往往悄无声息,生怕过于奢靡会引起争议,商界科技界人士的婚礼,也照此办理,退出公众视野,甚至于奚梦瑶和何猷君的婚礼,也是在他们结婚七年之后举办,再不办都说不过去,干净素朴,实力都藏在底下。

所以,现代社会,世界上的一切事,其实都是联动的,人和事都同进退,同冷暖,量子纠缠,呼吸与共,此处怎样,别处也怎样,都像是一个镜子的无数碎片,映照出同样一个世界。

韩松落  
作家

情人看剑

##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在朋友圈看到一位电影人发文“吴功大哥,一路走好”,才知道中国台湾著名电影监制吴功因癌症去世,享年77岁。过去一周里,这类消息接踵而至,华语影视圈接连失去多位前辈人物,包括刘洵、魏宗万、钟景辉等人。他们的音容笑貌皆在银幕上留存,年终各类颁奖礼上势必又会以黑白影像呈现,走马灯一般回顾艺海浮沉星星点点,影迷与网友们目送他们集体远去,泪光闪闪,却也不敢再说“一个时代终结了”,因为已是一种常态,必须得习惯。

他们要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老戏骨,要么为华语影视行业立下汗马功劳:87岁离世的刘洵是京剧大师出身,47岁踏入香港影坛,在《笑傲江湖》《九品芝麻官》《黄飞鸿》里的演出令人过目难忘,坊间戏称他“有胡子能成佛,没胡子能成魔”,所谓“千面如来”,绝非过誉。89岁仙逝的魏宗万亦有一张鲜明生动的脸,司马懿、高俅等历史人物被他刻画得入木三分,遂成经典。至于同为89岁离世的钟景辉,乃是TVB艺员训练班的创始人,多少俊彦出于斯,群星汇聚,由此成就了香港影视产

业的黄金时代。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断告别的时代,作别的也不仅仅是那些垂垂老矣的大师与巨星,更是作别电影本身曾经的那种精神与形态。近期看到马特·达蒙在诺兰新片《奥德赛》拍摄中的专访,也弥漫着类似的怀旧与悲观情绪。在他看来,这种不向工业流水线妥协、用胶片与实景拍摄的宏大故事,极有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乃至电影史的一次绝唱,为此还引述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一句话,“你会厌倦在镜头前看到自己。你会觉得,是时候把舞台让给别人了。”话音刚落,就传来96岁的伊斯特伍德正式退休的消息,媒体惊呼“电影传奇落幕”,在电影片商看来,不过是一个过时的遗老退出舞台而已,新的故事讲法,正在如火如荼上演。传统电影工业时代的大幕正在缓缓落下,满怀抱负如马特·达蒙者,也不得不坦然接受。

如你所见,行业大佬们已经在为当下的影视创作者支招,比如故事不要冗长,要提高叙事效率,尊重观众时间,强化年轻视角等。换言之,时代在变,不能坐以待毙,得积极响应。只

不过,从《阿嬷的情书》到《奥德赛》这些例子来看,它们又像是逆风而行。这两者一轻一重,看似风牛马不相及,却又像是在讲同一个故事,那便是莫失初心,不信东风唤不回。总有人不信邪,用手搓笨办法用孤绝姿态,拒绝拥抱那个被算法裹挟、极度碎片化的新秩序。

说起来,刘洵最后一次银幕亮相是在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里,电影中除了那些少壮派,更聚集了不少老一辈艺术家,近年陆续离世的则包括王珏(jué,亦作“珏”)、袁祥仁、梁小龙等人,某种意义上,《一代宗师》就是他们的告别演出。电影里说,“有灯就有人”,火种还在,精神不绝,自有后人追随,从武术到演艺,戏里戏外的这种互文让人不胜唏嘘。让创作者略可安慰的是,时代固然在不停翻页,前辈先贤们也纷纷驾鹤西去,但是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永远不会离场。

长风新  
媒体人